

甬上水利志

周道遵攷述

卷二

四鄉河渠

橋梁碶閘隨河附列

鄞邑東西各七鄉

武康鄉統東北隅安東鄉統西南隅並在城中老界鄉陽堂鄉在縣正東

手界鄉豐樂鄉鄞塘鄉在縣東南勾章鄉在縣正南通遠鄉光同鄉桃源鄉在縣西南清道鄉湖田隅在縣正

西自鄞塘鄉以上皆屬於東自勾章鄉以下皆屬於西蓋就江流所界言之也河渠絕不相通

蓋大浹江自鎮邑來直至城東桃花渡

亦名三分為二江口

支一支自北而西至西壩渡與慈谿江接

歷餘姚通一明壩而止

甬上水利志

卷二

支迤邐而南由北渡入奉化江

至市橋而止

其自奉化而西

南行者繞出它山堰之外故東西鄉之水因江流南北

橫亘其間遂劃然中判

蔣樛菴水利考

東鄉河

東鄉之水凡三支俗呼為中塘河外塘河裏塘河而俱

以補陀寺東直河

在縣東老界鄉二都南至嘉慶橋入謝婆港口河北入東塘大河其支一

東流入界橋分為三等都之港一西流入緜藏橋注之江一西流入雷公橋為渠灌田

為之經其

河北自張斌橋至嘉慶橋

合受三塘之水

而其西有大石橋碶

江東碶閘林家道頭閘以洩水其林家道頭閘久廢

別開

烏龍碑以洩 其內為大河橋河 俗呼王家 直出張斌橋

為直河其江東礮間內為補陀寺前河 在萬齡老界鄉 甫東隅東至高

一入解院橋一入會安橋各分為渠灌田 直出高滙

橋為直河其大石橋礮礮即為直河西岸內為鎮安橋

新河 演武場內明嘉靖九年父老應文澄嚴訥等請於 知縣黃仁山引橫溪河之水由大石頭入演武場

西轅門止因建此橋東接大石橋 又通道士堰內謝婆 礮西通江口間為今要害之衝

港河而東出白鷓橋為直河 敬止 其東塘河合流橋梁

凡二十四東鄧橋王家橋大河橋 俱林家道頭廢開內 東達官塘路西達后

塘浦東橋 一名陡門又名余家南 澄波橋 一名夾家與 抵大街北抵河泊所街 浦東俱為宋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守陳壇增高 米行橋 南抵大街 胡家店橋董孝子廟橋 二尺改今名 北達小巷 西達會安橋 高家滙橋

一名徵 會安橋 東達解院橋西達浮橋與 崇壽橋 俗名 君廟橋 解院橋俱橫河水分合 七塔

寺橋北直寺門 掬水橋解院橋 西達會安橋 高家滙橋 南達華嚴巷 東達買席橋

一名買飯橋南達綵戲橋北達雷 鎮安橋 演武 公橋 已上十橋俱江東礮間內 場南綵戲橋

宋史彌鞏故宅西彌鞏乞祠 大石橋 俗名四 李家橋白 歸為娛親行樂之所故名 眼礮橋

鷓橋 東達大石礮橋西達十九都 虹橋 東南達王 上五橋俱大石礮及道士堰內 已

東北達錢龍漕西 買席橋 一名和安西達解 嘉慶橋 南 抵補陀寺東直街 院橋東達二等都

達莫枝堰北曲達演武場 已 界橋 南達十九等都 雷 上三橋俱踰補陀寺東直河 北達二等都

公橋 北達張斌橋南達高滙 海礮橋 南達白鷓橋北達 橋為直河水西入馬渠

北達張斌橋南達高滙 海礮橋 南達白鷓橋北達

南塘河

一名外塘河有二源一為金峩之乾坑源

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北

行為橫溪河自南來至大象橋入橫石橋合於宋昭橋

前後水一為白杜源自西南來至趙泥橋東入太平橋

合橫溪水

源出橫溪等溪 敬止錄

同由黃山橋而顏橋而胡墅橋

而張村橋而錢家橋而三橋而繆家橋而白鶻橋

其支流西

通入字橋搬火橋宋昭橋為謝婆港口河

聞志謝婆港口河縣東萬齡手界鄉東至嘉慶橋入補陀寺東河

西流抵道士堰南至橫石橋抵莫枝堰北流

乃西入嘉

慶橋至補陀寺東直河大石橋磳與補陀寺前河江東

甬上水利志

卷二

磳入江

內茅山左右諸河連絡其間另列於後

其水皆西北流所經之磳

不一其大者為雲龍磳支流南經貝則磳上接雲龍磳

之水入內江至銅盆浦堰下為大江其經流則自雲龍

磳迤西合於中塘河

蔣樞菴水利考

所歷橋梁凡二十八曰大

象橋周賣魚橋武陵橋

俗名繆家橋東抵官塘路西抵十八都

三橋

東西同上

錢家橋

東抵官路西抵十八都

張村石橋

東達十五都西達二十一都

胡墅橋

東達十六都西達二十二都

鄧橋雲龍磳虹橋翻石橋顏橋

東達二十

三都西達二十五都

鄭灣橋太平橋

東抵官塘路西達橫石橋

黃山橋

東抵官路西達

故千里

滕公橋擇陽橋陸廣橋

已上自橫石橋抵橫溪一路

趙泥橋

張義橋坊橋王家橋都憲橋惠鄉橋朱家礮橋迎恩橋

同方橋上游橋縣東南四十八里接奉化縣界新增

茅山左右河渠連絡於南塘河其北凡四支一奉先橋

港南通大荻港北通櫟社長汀西南通坊橋一大荻港

東通石觀音堂南通斗門橋北通坊橋一小何家橋港

東通五港南通斗門橋北通坊橋一唐家港東通南林

堰南通五港西通小何家橋北通斜橋裏河橋其上橋

梁凡十有二曰蔣家店橋山北一里娑婆橋山北四里以樹似娑婆以名

豫章橋山北四里塔浮橋山北五里邵思橋山北五里裏河橋張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和尙橋俱山北八里蔦蔭橋三石橋俱山北九里奉化橋躬稼橋

俱山北慈雲寺橋棟樹其東凡五支一斜橋河東通姜

山南通東林寺西通車旗堰北通棟樹礮一姜山河東

通定橋南通蔡橋西通斜橋北通銅盆浦一鮑家漚南

通南林堰西通唐家港北通斜橋一五港曰保豐曰通

江曰濟民曰濯纓曰洗馬東通南林堰南通蔡橋西通

茅山後河北通小何家橋一走馬塘港案臨河直路相傳是張兵馬鈔

轄使仁皓騎從往來處故名走馬塘在茅山南宋嘉定間陳埴置莊種竹

稱君子河東通五港南通王大悲港西通劉家港北通

茅山後河其上橋梁凡二十一曰高塘橋山東北十五里後莊

橋後姜山斜橋山東北九里燕山橋山東北九里石浮橋山東北七里相傳翻石江中之

沈石扛王伯橋山東北八里東林橋山東北七里西林橋山東北六里

此作橋豐樂橋涼橋俱山東七里顧家橫橋山東北五里五港橋山東五里新

塘橋山東十里蔡郎橋山東十里臯家橋山東一里寶慶橋清河橋

供山東南七里哀繡橋山東南九里晝錦橋山東南六里隴公橋山東南三里

蓀橋山東南五里下產蓀草香同石菖蒲具葉無脊訛稱蓀家橋案凡單注山者俱係茅山敬止錄

大石礮天童育王兩山之水自此入江歲久湮塞宋

淳祐間郡守陳塏遂於橋下作平水石堰而於浦口置

南平水利志 卷二

開立橋內可以洩水外可以捍潮至正續志元末浦漲堰闡

皆廢址入演武場一遇大水東七鄉之民輒病昏墊嘉

靖間尙書張時徹力言於府縣尋故道而修之廢舊大

石橋礮於今橋下甃石置閘由是衆流皆由此入江上

流無泛溢之患李老界鄉十九都一畮俗呼四眼礮長

三丈四尺闊六尺錢志

明沈一貫重修大石礮記畧鄞邑倚於郡其境中分於

江江西田仰漑於它山桃源之泉泉從四明山來最遠

故多腴江東田仰漑於橫溪錢湖小白諸泉從金戛福

泉太白山來源近故多瘠入夏半月不雨農病矣雨三日不休復澇蓄洩之時惟藉人力哉三面濱江醜爲水門以磬名者十餘而最著爲雲龍爲烏豐爲五鄉雲龍南洩烏豐西洩皆入江而五鄉東洩入小港達海最捷波流靡不能爲澇故烏豐亦嘗前廢不修自定海人別磬東岡於五鄉五十里外環游滄瀆壅不時下淫霖適來簸爲巨浸人享其利吾不能無蒙其害至萬歷甲午急矣民乃相率言於郡縣而奮鐻揚鑿排烏豐之隄曰江東大石者而洩之土始獲平江東大石者烏豐之第

三第四磬也磬有五此居其要宋淳祐間守陳公塏治之堙今嘉靖間守周公希哲曾公鎰又治之復堙江東介民居中蹟宛宛在顧疔蕨沮洳水不行疏之行矣大石在演武場中地曠力易施而渠阨石隄又止一洞泰瀕江潮易咽於是守吳公安國與令翁君憲祥採予之言而爰視爰相經始其事白之海憲吳公鴻洙而新之徙基去江千十餘丈倍其洞爲三密築以松鉅石鉤連而甃之梁互其中空以防盜舟之決橋於其旁便人往來浚河倍寬之俾潦有游又慮啓閉宜置守置守宜有

以食之賦諸民非久計則視演武場多裔地而建菴如
干楹召僧居之履二十畝不稅以給俾蔬茹於其間且
當兩磳槌費菴以磳設名曰永利所沾漑田起甬東一
都至三十都凡三十七萬畝不欲多徵畝取釐銀以兩
計者僅四百益以助俸時疏罪人執役不浮浪一錢故
善而亟余惟水者天下之大利害也過之與不及之皆
害向東岡之未磳也人皆言東岡利比磳之又言東岡
害有所以除其害而後其利全既三倍大石之洞則烏
豐之他漑可無問其利又全此雖一役而計水之平已

審可記以爲法尚冀後之人之視此也無廢厥初焉

江東磳閘

卽錢家道頭閘洪武二十七年修

永樂志 宋

淳祐二年士民上言江東米行河舊有磳閘隨時啓閉
內通東湖水脈外障大江潮汛沿河兩岸各有石礮近
年以來兩岸民跨河造棚污穢壅塞余家橋夾家橋低
塌河面舟不能通有妨運載况父老相傳此河通塞有
關四明風水乞行開濬復還故蹟仍乞增高兩橋以通
舟楫郡守陳塏遂倡屬開浚重修浦口疏水二閘改造

浦東橋

原名余家橋

澄波橋

原名夾家橋

各增二尺仍差官打量

自浦口橋河道南北兩岸闊狹丈尺從制置司置立石
碑於閘官舍內以示久遠浦口橋即斗門橋下濶一丈一尺
浦口閘外數如之浦東橋下西闊一丈二尺五寸東闊
一丈三尺六寸澄波橋下西闊二丈三尺東闊一丈六
尺米行橋下西闊一丈三尺八寸東闊一丈四尺疏水
閘裏闊一丈四尺胡家橋下闊一丈五尺五寸徵君廟
橋下闊二丈六尺七寸徵君廟橋東至棲心寺橋一帶
並係大河以上自浦口橋打量至徵君廟橋河道東西
通長二百丈三尺七寸並係浙尺事載寶慶志中至今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八

殆四百年於茲河日湮塞水無所洩而傍河居民不時
起蓋浮棚又皆鑿石增岸俛左右古遺丈尺僅存三分
之一且浦口閘東西之民盡爲圻戶居常以鐵砂壅積
成隄礙閘日湮沒不爲用一遇大水淹榻沈竈數日不
退而東七鄉之田告病矣明嘉靖三十八年知府周希
哲據里人唐宗玉狀令鄞主簿張纁督役興事起徵君
廟至於江爲丈者二百有奇礙閘可仍者仍之於是東
鄉之水盡由此民得免患厥後百十年湮塞如故至康
熙十年海道副使史光鑑復浚之水道以通然今東鄉

之水盡趨於大石礮而此礮非值洪水初無所洩與大石礮利害相遠矣

李

甬東二邑乾隆三十一年知縣張

又秦疏浚

錢志

明徐時進重修江東浦口礮記環郡而江郭東出度浮橋爲江東浦口礮者江東市廛中導河入江時蓄洩而均浸漑之渠也郡所抵東極海爲邑爲衛所棋置盤廻數百里而遙率以江東爲綰轂小民生活其中容膝則給故其地湫隘直上昂割寸則寸而涓涓之一綫無幾存矣猶未厭而跨渠爲棚通前後衢爲一肆礮與閘湮

於灌莽中不可詰歲暑雨則水橫流而居之稍窪者以沈竈病負壓而拓耕地上腴澇則經市而赴於江甚近礮壅則無途之從環而東注於二三十里之外其爲道也迂其洩不以時而穡事病河紆縈屈闐闐爲地肺清泚疏流自昔謂東七鄉之水朝宗郡城脈絡此矣礮夷爲平陸而地靈且以坻滯病極其勢不一大創更正之民且惡知其非有矣於是諸士民偕而白其狀於邑江侯侯曰吾責也輒往察故址石礮具如士民狀卽爲請於郡縣觀察撤浮舍若干閘刊滌滯垢俛水由閘入江

具如狀又設司礮老人一名兼攝大石礮及米行橋河一帶
有觸禁不以首以其罪罪之且坐賄論於是民大悅相勸不日竣役諸文學造予請記其事予爲考郡志宋淳祐二年守陳公塏嘗復江東大石二礮江東卽今之所謂浦口也宋以前已有此礮而不能詳其所始其不能不湮而有俟於後之治且淪昔與今無異獨難如守陳公者踵接得耳入明嘉靖三十八年守周公希哲方經始淘米行河并修諸礮繼爲曾公鎰仍肩事而令田公登年鉤稽得度省督有程渠西下如龍尾洒洒注

於江如舊志今之父老猶有及見者而其湮也已若爾江東於郡爲巨鎮從睥睨眺江東卽一區詎古所稱萬家邑奸僞萌生所當按治奚恩貸人情惟已之圖不遺餘力而以妨於公則勿恤曾不思已亦公中之一人已之踞此何日之有愚夫婦何能以戶曉侯惟曰惟有三尺從事已爾志又稱前事士人以私故抵攔百方今慮無不唯唯退舍抑亦有洞於侯之坦衷非有作於正夫斥汰矣或又言自築東岡廢回江今日浦口之導流又有棘於曩時所由陰受侯貺詎惟一塵之爲賴王駐洋

之周家堰四都之楊木堰皆礮之闡之以補回江之廢去東錢之茹葑通米行之內口議載前志皆侯所欲次第舉者侯名秉謙徽之歛縣人庚戌進士礮渠深廣丈尺備如志仍以勒礮陰云

開慶礮 寶慶志云已廢爲田延祐志載開慶元年判府吳潛興水利遍乎四境復創爲此礮河流不復滲漏海潮不復入河名曰開慶紀更造之年也嘉靖志云今復廢敬止錄縣東十里手界鄉舊名鵲巢礮聞志廟堰礮 二十都三番雍正十一年修築長三丈一尺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七

闊四尺北距大石礮五里南距蕭臯礮十里接塘河臨大江東南山水悉由此洩乃東鄉第一要害之所而郡邑舊志俱無廟堰礮之名嘗訪其緣起則里老相傳云是地逼近大江河水外洩江水內泛宋時有鍾令者創是礮民德之建廟礮旁洎礮廢廟遷水患復作乃於廟址築堰以禦之後又築礮以宣之因名廟堰礮今之鍾廉廟卽創是礮之神也按鍾廉廟舊志謂建於開元間當其先旣已創礮礮豈無名竊考之寶慶志則云鵲巢礮在縣東十里手界鄉吳判府之改名開慶礮亦卽此

額設硤夫一名工食銀三兩六錢
匾板銀二兩八錢 錢志

元趙孟河記鄴之東三十里凡七硤襟江帶河菝壤最巨
創自邑簿黃公宁而宰曹公隲成之設僧舍以守力大
勢危驚濤春薄歲久仆且決鄉民病焉歲丁未孟春
丞盧公廷信以都水監募鄉甲戶治舊蹟晝運石夜搬
木以築中固旁堅且置上下梁虞其洩越四月落成餘
則卑僧理守舍是役也視前制為壯民忘其勞身先之
也丞真定人性簡毅涖政清以明省若臺檄下率曰委
廉能盧將仕著政之多茲復何述然繼黃曹凡幾政而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廢埭如昨此時此役寧無彙成蹟上太史氏者乎始述
鄉民之歌曰截菝江而瀦兮練雲龍之硤兮可澇可疏
私有蓄兮公有輸丞之德兮曷已民之思兮瞻以水

歟硤 縣東南四十里豐樂鄉二十三都 聞志

東周硤 豐樂鄉二十五都 李志

古塘硤 豐樂鄉二十五都 聞志

樟木硤 縣南三十五里鄞塘鄉二十八都一畝明天

順五年知府陸阜重修 聞志 長五丈闊一丈五尺 額設硤夫一名

工食銀三兩 匾板銀一兩 土塘長十丈一尺闊一丈二尺係七箇十

畚合管 錢志

棟樹碑 縣南三十五里鄞塘鄉三十都二畚 長三

丈一尺闊五尺 額設碑夫一名工食銀二兩匾板銀一兩 乾隆二十一年知

縣宋鑿重修 錢志 舊志作棟木碑 新

茅針碑 縣南四十五里鄞塘鄉永樂志名茅山港口

碑 敬止錄

中塘河

出於東錢湖栗樹塘木楮前堰高湫諸堰下等水支結派合高錢之北高塘頭邱隘橫徑王家術諸處之前河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古

西出盛店橋里許至港口直對大石橋碑又自嘉慶橋

而為鷺涇滙四港橋等河則可抵栗樹又為高錢之前

河其北下則出盛店新橋之南側上則繞鹿山而出滙

緯橋與北塘河通所歷橋梁凡十有四曰宋昭橋 西達

都東抵 港口橋 東抵官塘路 朱家橋 隸手 橫石橋 東抵

官塘路 蔡家橋 西達道士堰 四港橋 東達三都

路 報恩橋 東達三都 楊木橋 西達十七都 沙家店橋 東達

都 西達十八都 已上自 盛家橋 敬止 方橋 錄

北塘河

一名裏塘河其源有三一自寶幢而來為寶幢河聞志源出

太白諸山西流合東吳小白二河之流經滙緯橋至張

斌橋南入補陀寺東河而注之江其支一自鄧山橋南

入分流抵梅湖等堰一自盛店橋南入分流抵高湫等

堰一自張斌橋西流合大河橋之水而南抵王家墳頭

一自天童而來為小白河聞志源出鳳下等溪西流合

橋注於東塘大河一自東吳而來源出三溪為三溪浦歷府前

橋秋波橋鄭家橋與小白河合至大涵山橋與寶幢河

合至滙緯橋為東塘大河歷鄧山橋盛店橋福明橋七

里店橋其水皆西流所經碑則五鄉碑為大善為回江

祖徙碑於東岡過江為河今僅存斗門不甚關於蓄洩及城東張斌橋西合大河

甬上水利志 卷二

橋之水而迄楊柳道頭土名王家墳頭以洩於林家道頭闢迨

明闡廢乃從張斌橋至補陀寺前河洩於江東碑闡後

緣大河橋河水為北塘河西流之下流倒流入補陀寺

前河其勢不敵上流之健因別開烏龍碑以洩之參敬止錄

甬東軼事蔣榜菴水利考所歷橋梁凡二十三曰張斌橋元豐二年里民張斌

建因其名名之北抵東官塘路南達雷公橋七里店橋店一作塾南達福明

橋南北盛店橋店一作塾南達盛店港口橋南北與七

新橋南北同鄧山橋南達十都滙緯橋南達大涵山北

上八橋三源合流而下者舟舟分二路回江碑闡橋已

東向北往育王東向南往東吳小白

礮橋斗門橋鄒溪橋姜皇后橋下莊鎮橋同舉葛家橋

已上七橋育王水所李家洋橋一名啟鄭家橋西抵九

經行舟自寶幢河頭東吳橋星橋路

東達小九星橋緯路因河凹入故建此已上

白河頭三橋天童東吳水合流而下者秋波橋一名大橋南

在大涵山足嘉靖志有大涵山橋乃重刻也南達瓶窰北達小白橋達東吳市北

達官有使嵩之舊府基南三溪橋南達大嵩官

路抵官路北達小白路路路北達小白

路為三溪等溪所出已與東吳橋同岸並列

上四橋東吳水之所出相去十丈許南達秋

波橋北達東吳橋此天童水所出進

五里為小白河頭行舟始此啟止錄

林家道頭聞洪武二十七年重修永樂縣東三里許

老界鄉志即甬東原五畝之楊柳道頭今廢其闌柱一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夫

枝尚存十鑑樓南漕新

烏龍礮 在林家道頭闌之北錢氏芍藥泚之西其龍

脈發自慈谿驃騎山由龍尾河渡鐵沙漕大江入烏龍

礮屈曲滙於塘河又越河至芍藥泚而龍脈潛焉故漕

曰潛龍俗作錢龍漕以錢其礮港初不甚廣非若林家

氏聚族而居也道頭闌河港之闊可任後塘河遠來之水直達於江且

分洩於錢家道頭闌入米行河而出於江東礮也自林

家道頭河久就湮塞正嘉之間有傍闌而居之唐錫範

者潛掘其兩旁石礮佔蓋房屋其子宗玉埒於張尚書

時徹之子邦岱倚勢作威闢其居址改造樓房中貯所蓄秦漢古鏡十勝其樓曰十鑑且於嘉靖己未呈請郡守周公希哲濬復米行河以通水道蓋恐人之議開林家道頭舊港也時周郡守方修郡志延張尙書爲總裁遂畹分修者之尙書從姪邦翰詭云洪武初湯和總兵明州以林家道頭開水自寶幢而來綿亘四十餘里勢如利矢直射郡城爲談形勝者所最忌於是廢其故址官鬻於並聞之居民以爲廬舍等語登諸郡志以杜人言宗玉此舉可謂慮周以密矣孰意不三十年身亡家

敗十鑑樓旋售他姓而所廢林家道頭之故址尚畱一石閘柱於河岸以貽後人之口實迨萬曆辛丑魏公成忠來知鄞縣盡心水利見五河橋一帶河水臭穢滯蓄訪知宗玉之繇爰於唐氏轉售他姓之十鑑樓外臨河隙地造樓十間逐桃花渡頭之土娼聚處其中用垂炯鑒因稍廣烏龍碶以通污濁之水而注諸江天啓壬戌巡道洪承疇觀察四明又加疏濬且立碑於碶旁之烏龍廟以示永遠詎承疇蹈漢李陵之故轍村民不義其人碎其石碑投之於江而所謂烏龍碶者欲其不爲林

家道頭閘之續是所望於官四明者之守令也

甬東軼事縣

東三里甬東六層七層交界處為裏塘河西流要口闊八尺其水道凡九曲由府主行祠石戲臺下至烏龍磧橋數丈南折至洪聖廟旁折北而西通入閩商會館後牆內過南一曲出會館南牆至江口直對東城水喉乾隆五十四年里人包詩淦重修嘉慶九年里人史積蘭又修道光二十八年里人王秉勤等復請疏復呈蒙攝守徐公敬勳准挑浚

新

增案烏龍磧有三一在明堂巖鬼

谷祠旁一在林村下宅朱都堂公墓前一即江東之烏

龍磧也甬東軼事為明季異人李垓所著其書現存錢志既經收入藝文當必目見其書乃於林家道頭閘仍採嘉靖志偽託信國之說而不列烏龍磧專條丈尺此正纂修者之疎於考訂也載稽明史列傳紀湯和於洪武十八年以征虜將軍從楚王討平思州叛蠻歸而倭寇海上帝即遣行和請與方國珍從子鳴謙俱乃度地浙東西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二十一年閩中並海城工竣和還報命中都二十三年朝正旦感疾失音帝遣還里疾小間復命其子迎至都二十七年病寢篤不

興明年八月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定而城明州之大嵩在洪武二十年又明載志乘永樂志於林家道頭閘又有洪武二十七年重修之文是因元延祐時已多湮塞而修之也則嘉靖志云云爲唐宗玉僞託以控制後人之議開林家道頭舊港無疑乃錢志不採甬東軼事而仍採嘉靖志并不列烏龍碶專條丈尺卽此可見纂修者之疎於考訂也

國朝邑人夏星垣裏塘河西流出口辨間攷張斌橋上流當震方志曰一自張斌橋西流言其流自東而西也

至是而西流又分二支一支向南志曰西流合大河橋之水而南抵王家墳頭此言西流之南支也一支從石戲臺仍向西流此卽烏龍碶之上流也南支已湮西支詎可復淤則烏龍碶不可不亟議浚復也試以三塘河水利言之東鄉之水凡三大幹俗呼外塘中塘裏塘是也外塘亦名前塘南受乾坑白杜兩源有樟木棟木等八碶洩之而外塘亦足以自支中塘受錢湖七十二峯之源自栗木木櫛而下七堰專洩錢湖之水而中塘亦因之而啓閉惟裏塘之水勢最大八碶七堰而外支縮

派合其餘波盡入裡塘裏塘一名後塘源出太白天童諸山自寶幢蜿蜒而來至張斌橋而西流駛矣故於上流置礮閘以殺其勢亦因勢而利導之非惑於堪輿而改道南入也彼梅湖高湫之力據上游者皆爲殺其勢而設導引家所謂扼其吭也殊不知經滙緯橋南合東吳小白之流而裏塘之水勢愈大其上流旁殺者惟一大石爲居要而入河注江之道又半爲中外塘所分據是大石專爲中外塘而設裏塘不過波及耳其次莫如江東礮南入補陀寺東河而注之江此卽南入江東之

道也而路迂港狹不足以殺其勢則下流之湍激如故每當淫雨交至南抵王家墳頭之水皆屬倒流一遇旱乾河水臭穢疫癘盛行故裏塘出口莫若烏龍礮最爲吃緊蓋三塘之水至張斌橋俱西流大石江東不過上流分注以殺其勢者也而下流之仍向西流者豈無出水要口故於橋畔西偏設立閘石鑄開閉字以驗西流緩急西流急則開烏龍以防水潦西流緩則閉烏龍以資灌溉迄今閘石猶存此猶正肅吳公水則之遺範卽爲大石江東而設亦以西流之緩急驗之則西流要自

有山口也。志載東塘大河源出太白諸山，則是指裏塘西流而言。又載西流合東吳小白之流云云。此言上流之旁殺者也。志何以不析言西流上下流之所由分？下流南西支之所由也。又載一自鄮山橋南入分流，一自盛店橋南入分流，可知俱指上流之分注而言。志亦未嘗分別言之也。又載一自張斌橋西流云云。夫既載張斌橋南入注江，則西流之入河必有所從入之道。而西流之注江亦必有所由出之。而何以又載張斌橋西流云云？可知西流之下流，又別有一支西流也。既言西

流則西流自有歸宿。志何以不明言西流之南抵已湮，而西流究於何處出口？此皆錢志脫畧而不分明也。夫裏塘之水，甲於兩塘，而三塘之水，匯於一塘，而洩三塘之水之礙，又惟大石江東而南支分抵王家墳頭之水。今又湮塞，則水之不得不仍向西流者，其勢使之然也。大凡水之勢直猛而橫殺猛，則雄雄則強殺，則緩緩則弱。有必然者，下流壅塞直者，既無以遂其猛雄之性，則水必逆流汎濫橫溢，其害不可勝言。水一逆流，則橫流皆作直流，旁決者亦從之，而倒流而殺者，以猛弱者以

強則橫出者反助其倒流之勢而其害更不可勝言况霖雨大作倒流之水與三塘之水兩相排擊而橫出矣而旁決矣夫有蓄則有洩譬如人之飲食然胃爲水穀之海萬物皆歸其精液從幽門上輸於肺分佈五臟其糟粕從肚門下注大小腸而出既出矣何以又有大小腸之分小腸分別清濁下滲膀胱水液入膀胱卽溺道焉滓穢入大腸卽穀道焉蓋張斌橋爲三塘西流滙聚之所猶飲食之有胃脘焉其上流灌溉田禾猶肺之分佈五臟焉其下流南抵王家墳頭猶水液之入膀胱焉

其西支仍向西流猶滓穢之入大腸焉今南支歲久淤塞膀胱已失氣化之機而西支不開烏龍堰未有不閉塞下竅而癰腫者此類是也願吾鄉有心水利諸君子熟思之

周道遵東鄉堰閘論竊嘗舉東西兩鄉水利而衡之東河水勢之大而西河之水勢更大東河發源之多而西河之發源較多而東鄉水患每甚於西鄉何也西鄉堰閘適足以洩之行春風朔積瀆烏金此洩南路之水者也保豐石塘此洩西路之水者也而六堰又皆大堰此

西鄉水患所以亞於東鄉也東鄉之水凡三支俗呼中塘河外塘河裏塘河是也中塘河源出東錢湖而東錢湖受七十二溪之流自栗木木楮前堰高湫諸堰而下支縮派合而納於中塘此中塘之水所以大也外塘河卽東塘河其源有二一爲乾坑源而自南來一爲白杜源而自西南來兩派交注而納於外塘此外塘之水所以大也裏塘河卽北塘河其源有三一出太白諸山而自寶幢來一出鳳下等溪而自小白來一出三溪爲三溪浦而自東吳來三支合流而納於裏塘此裏塘之水

所以大也有三塘之大河而洩之者寡此東鄉水患所以甚於西鄉也而洩之者之寡又何也彼七堰之專洩東湖者無論已自明嘉靖中定海令宋繼祖別築東岡於今鄞鎮交接之界因廢回江東西二堰以出口之遠近較之所以爲鎮者重而所以爲鄞者輕遂使東鄉礙閘止有棟木貝則樟木雲龍齋臯廟堰楊木烏豐江東大石十礙而已而洩三塘之水之礙又惟大石江東二礙而已以二礙而洩三塘之水在平時固足洩之一遇淫雨河水並漲亦烏能以大石之三洞江東之一洞容

其放洩况江東志載惟洪水可洩是江東亦一虛礮哉
道光癸卯秋霖雨大作外塘水較中塘先退一日中塘
亦較裡塘先退一日而裡塘較中外兩塘後退三日故
田禾卽因之多淹三日此近事之明徵也細求其故裏
塘河自張斌橋南入補陀寺東河此不過上流之殺其
勢者而况路紆港淺究非裏塘西流之要口且以三塘
而并於一塘水勢必不大自大此裏塘之水患所以較
甚於中外塘也沈蛟門記云旣三倍大石之洞則烏豐
之他湮可勿問此必蛟門受唐宗玉之託而故意言之

以杜後人之議開林家閘並非公論也錢志云前人論
五鄉東西礮廢宜於周家堰楊木堰各設礮以補之庶
東七鄉不受水患今楊木雖改爲石礮然但洩支港之
水而裏塘河水遠莫能致况周家堰尙未改爲礮乎則
欲除裏塘河之水患必當爲裏塘河另設一礮烏龍礮
故址現存畱心水利者能以開復之責自任豈不甚便
願高明審三塘形勢而斟酌行之可也

烏豐礮 在一都二畝舊係泥堰長十八丈闊一丈四
尺嘉慶九年里人史積蘭改置石礮爲裏塘河東流出

口新
增

楊木礮 卽楊樹堰縣東二十里長六丈二尺闊一丈

高一丈東西俱有土備塘二都三都合管額設礮夫一名工食銀三

兩廂板銀一兩二錢乾隆四十年知縣周樽重修錢道光二十四

年又修新
增

五鄉東西礮 縣東三十五里陽堂鄉六都卽回江東

西二礮至正續志此鄞江合慈谿江而流爲定海江者通號

爲五鄉礮敬止錄嘉靖中定海今鎮知縣宋繼祖別創東

岡礮因廢李志若連日霖雨暴雨壅至不能驟洩東七鄉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五

之田往往成巨浸今宜亟修大石橋礮而又於王駐洋

之周家堰四都之楊木堰各設礮以補回江之廢則七

鄉之水不爲災也聞志

樓家礮 卽樓家堰在縣東北三十里四都五畝乾隆

五十年知縣錢維喬據士民徐煜等呈稱太白山水綿

延數十里并東吳河小白河寶幢河合流至滙緯橋直

達梅墟此處地稍低窪其在東之東岡礮在西之楊木

礮各遠二十里一遇山水大發不能驟洩田禾多被浸

害應改建石礮一門按照就近四都三四五畝田畝派

捐興建卽令坐畚莊首輪年值管時其啓閉毋致廢弛
實於水利有益勘定舉行遂改石碑錢志

東岡碑 在定海縣今鎮海崇邱鄉東岡山下去定之東

岡碑三里許明萬歷間鄞令魏成忠創建地屬定而碑

乃隸鄞也聞志長十四丈闊七尺五寸高九尺碑門設十

三洞皆砌石有公田四十二畝三十畝前明修築餘資所置續增十二畝係江

口漲塗 每年租息抵給碑夫工食及歲修之資六都一二

三畝合管錢志道光二年觀察陳中孚督同鄞鎮二縣會

勘修築加高二尺旁設滾水石壩新

甬上水利志

卷二

美

明嘉靖十四年鄞縣帖文竊照鄞東五鄉之河南則橫
溪白杜諸水東則育王天童太白諸水中則八十里東
湖所受七十二溪之水皆滙焉環繞百里鄞之陽堂等
鄉定之崇邱一鄉百餘萬頃之膏腴胥資灌溉有錢槎
諸堰以蓄之有五鄉諸堰以洩之修築不廢啓閉以時
雖水旱不爲災唐宋以來此法莫變正以有利無害不
可變也五鄉碑東西各五洞槎堰東西九十餘丈鄞定
利害之咽喉皆係於此蓋五鄉碑決港入海之門戶而
下流則東岡山經焉槎堰爲河水入定之道而上流則

紀家橋經焉磳一啓水卽注於江鄞可無水患矣堰一固水卽注於河定可無旱災矣是兩縣得免於災者以決港無下流之壅河水無上流之閉耳邇年以來湖畔爲田水之蓄也視舊旣少槎堰時圯水之漏也視舊復多定民始以旱爲慮矣案行兩縣合修槎堰之口鄞民曰利在定也定宜修定民曰地在鄞也鄞宜修各因利已鬪訟紛紛使兩縣掌印官虛心順理同寅協恭行修廢舉墜之政鄞定雖百世利可也何鄞縣起議於紀家橋增修一閘水餘則啓不足則閉置槎堰於不顧繼其

後者執議益堅定海縣不責其修堰之不協乃責其置閘之不宜力與之爭而不能勝慚媿忿激於東岡山下創議築堰移山麓之土以斷通海之流不數月而決港果無潮汐之至乃於故道之北創設東岡一磳僅足以洩定海之水至是而鄞定諸堰不復修旱魃不足慮矣第下流旣壅五鄉兩磳無所用之雖淫雨一日河與田皆盈一望無涯禾草莫辨累十餘日不能洩收穫減五之四甚者室家有沈竈之虞民安得不困且急也連年大水鄞民不約而同者三百餘艘二千餘衆持弓矢挾

利刃冒死以決東岡之新堰是時非無江東雲龍新舊諸礮也設若可以洩水豈鄞民獨愚蠢樂就死乎緣大江諸礮之不足恃明矣假使陽堂等鄉亦屬定海利一鄉而害五鄉東岡肯使堰乎否乎蓋鄞之官民專利於上不顧下流之水旱固失之於始定之官民專利於下不顧上流之水旱亦失之於終皆以槎堰不修起於私而成於激耳定人乃假防海備寇之說以惑上聽要非至當之論也蓋東岡礮去海口尙二十餘里舟楫出入今猶莫禁豈真可以備寇也况自有倭患以來何寇自

小浹港入哉且甬東巡檢司設於海口亦足以備禦若因其通海而塞之則河頭渡大浹港諸處可併塞乎爲今之計莫若蓄湖水修槎堰罷紀家橋閘去東岡之壅以復江湖之舊兩利無害策之上也其次東岡去堰而置礮各五洞與今礮併底可以少殺其汎濫然以曲轉迂遠不若故道之順鄞民猶不便矣若憚於工力礮止五洞乃曰緣江諸礮在焉則地勢高水道遠且涵潮日壅爲害反深策之最下必不可行者也卑職亦鄞官也此議出於鄞官之口恐亦自有私其民之嫌惟臺下親

臨其地而相度其形量人民之衆寡酌利害之大小而爲之處置當有大公一視之仁萬世不易之法矣
明沈一貫記鄞之有東岡礮修築甚艱蓋其地東滙定海南浹奉化爲鄞東鄉咽喉其原田灌溉惟仰東錢一湖其關要尤在東岡一礮其瀕江爲礮者如雲龍樟木蕭阜貝則大石五鄉由五鄉小浹港達二十餘里而爲東岡緣兩崖而堰者如上中下槎二十餘所實障扞之顧土壤易圯下流易涸嘉靖間令長公夏侯興東岡之役而五鄉之防可緩第五鄉二礮洞有十東岡併而爲

洞五水漲不易洩而民病潦並石礮三里許有木礮七洞之設則鄞助定役爲之萬歷間河水溢又守者失開放之候鄞民稱不便仍以五鄉爲防無何以沿涯泥堰多壞不如保東岡尋築尋壞有言修之便有言不便鄞之五鄉地勢窪者利於洩定邑地斥鹵資上流又利於障故有言宜礮者有言宜堰者是修築之爲艱我邑侯魏公涖境輒諮利病目擊斯患咨嗟久之曰是吾守土事庸可令東鄉旱輒稱赤地乎且原田高者什九窪者什一歲時病潦未數特病旱數矧雲龍大石等礮蓄洩

以時卽旱潦雨不病且嘗所波及旁境亦時有之則修築東岡一礮何疑其西礮築塞事在定海本郡暨二縣叅酌之而東礮之役遂果乃更權广標本先於東錢湖隄築之增高礮闢有加時時親閱以稽守者於東岡則鳩工聚土各貨價度九百有奇議於沿江田畝派厥緡民樂以輸爰備詳其事於撫臺尹按臺吳海憲洪郡侯鄒郡丞黃通守湯錢郡理何僉曰是興東鄉世世利實予爲人上事矧賴有賢侯其急是圖侯於是力肩厥任悉心料理凡盡制而曲防者靡所不至以政務旁午且

其地去縣五十里而遙乃分屬崇事侯則五日七日一巡覈以稽工之勤惰斃之疏密樹礮之日親率工匠露立野宿不辭勞苦礮舊止八洞今增之五共十有三柱壯以大砌厚以堅彌窄彌固令私啓放舟者無所覲下承上覆悉用鉅石又虞土疏易陷用灰倉三道以堅其底皆侯所親督築也礮較舊低一尺以固其址潦則水從上流旱則水鮮下漏經始於萬歷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落成於萬歷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民望其規築而誦侯之功壯且鉅也望其蓄瀦而誦侯之澤深以泓

也父老相率幼穉而交祝曰天賜我侯侯賜我澤願侯
世世興隆與斯澤同久長也經費止用緡七百許以其
羨一百許置廬買田招僧人守之以司啓閉而東鄉里
役硤夫工餉之費遂免又其羨則從東鄉沿江雲龍等
硤修築之其不盡則以及之西鄉石塘等硤是概邑石
廣也若是昔唐鄞邑侯王公下創築它山石硤功施甚
深且溥今侯之功詎在它山下哉於是邑緡紳王君以
諸父老意請予一言以章精勤志專澤予旣嘉尙賢績

且爲吾鄞世世慶爰記之以勒諸石

附明張時徹定海東岡硤記寧波治邑鄞與定海錯壤
鄞東三十五里有東錢湖焉橫縮八十餘里合七十二
溪之流而瀦之溉田百萬餘頃鄞七鄉暨定之崇邱資
之稻藝胥受課焉然崇邱之引湖也必由斗門下小河
以達河之腹有蛇堰者細而逼江易決難築其決也水
盡注於江勢若建瓴故河渠與湖未旱而先涸三農病
焉定民曰是堰在鄞鄞民宜役鄞民曰是利在定定民
宜役其弗諧也鄞民乃壅上流定民決之每相聚鬪閼

各挾其令長以訟曾無已時於是縉紳父老虞患日棘
深求便宜之策圖而議曰若北去二十里所而堰則堰
以上江盡爲河瀦停並巨蛇堰可無用卽鬪訟可消止
也爰以請於監守諸司諸司不察以爲難罔有興事其
所謂江卽名小浹港也自大關以南海支別而北上通
五鄉堰長可五十里比年夷寇充斥厲於關禁以斷鄉
導交通之路而小浹港則故無關也不逞之徒乃姦闌
出入其間晝夜絡繹莫可防制此其爲患又不止於河
決赤地而已也維是甲寅之歲成都宋侯來令定海志

在振厲頽靡以沛宣休澤孳孳問民所疾苦而興罷之
乃父老欣欣慕向以其故告侯矍然曰有是哉令以爲
民苟有利也其何敢不力乃從一二徒隸披草莽率士
庶而景相之遂盡洞其巔末與往昔徙堰之議蓋相符
也爰度東岡山之下江水稍淺橫巨僅二十餘丈曰是
可以堰西去二十餘丈卽土田疏之以殺水勢曰是可
以礮堰以蓄水礮以洩水度費金五百有奇遂以父老
之請請於當道申之曰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凡民之
恒情也築室道謀迄用靡成滄言之亂聰也是舉也利

於農而不利於商將肆譴張以撓成功者踵至矣惟當道財察之已而次第報可下令惟肅庶民子來率作興事卒靡有梗議者工肇於乙卯四月迄於是年十月鄉民以畝率費而盡歸所給之官銀自是堰以上爲河其下爲江鹵水不得內湧河渠不得外洩溉田無慮數萬昔日瘠鹵之地盡變而爲沃壤畝入可數鍾蓋不惟崇邱之民永無旱患而鄞之七鄉亦胥被汪濊矣又外寇內姦憑舟楫出入者不得詭蹤跡以越屹如關隘之防阜民禦寇一舉兼得鄉之士庶祝天而謝曰惟天祐我

偏鄙民俛康於粒食保有家室惟侯功德世世當不磨乃廟而碑之謂東湖黃公信而可徵相率乞余論著其事余乃言曰甚哉吏治之衰也卑瑣齷齪者固無足論世所稱高等亦不過奔走逢迎急簿書期會僥倖一切以免上官之督過云耳又况海寇陸梁兵革繁興料丁轉餉會靡虛時又孰能圖議於几席之外與斯民興百世之利乎侯乃力求表樹詢民之瘼不謀而僉同不費而事集此豈規規旦夕與儕輩競尺寸者哉於乎是可碑也已嘗考之郡乘昔王元暉龔行修作它山堰李夷

庚陸南金浚東錢湖陳秘閣治廻沙閘皆洞悉機宜惠
澤無疆民到於今思之侯之績豈異是哉或以潦水不
得速洩殆不免於魚鱉則去郡二里許故有江東磳閘
修而復之啓閉以時將永無害災斯百世之利也